

周良沛 詩歌選



花溪

人行道，傘群輕移繽紛的流韻，
比之股市沉浮的風浪，更是風景。

似林中，樹冠撐開它的華蓋，
雨的音樂，催生草木破土萌青；

傘下有傘，各色蘑菇，遍地冒頂，
如長街人面桃花，林地花朵的星星……

撐傘撐住狂暴的雷雨隆隆壓來轟頂，
撐離晴日高天烈焰焚炙行人的火刑；

無曬無雨，傘的屏風擋掩莫名的污塵，
中人自潔自尊，不卑不亢的修真養性；

它也撐開中城花的天庭，光的霓虹，
人流輕淌傘的花溪，花的太平美景……

2012年10月16日陰晨，小木橋路所記

分與合

都說上海人會過日子，
兩口子分裂不怕分離；

一個窩裡的兩口子，無忌分裂分出悲劇，
卻是美凶、賜福、圓夢一個家庭的上帝！

你一口我一口地兩位一體，
是你嘴裡的化在她的心理。

分的合，合出愛的天機，
合的分，距離離出相思的蜜意。

是兩口子前生夙願未了的延續，
是夫妻比翼，今世之緣綿延無期。

過日子的上海人，分裂分得和美，
上海人過日子，儉儉體面的實際。

分裂分到你我一口我一口，
甜在心裡的，兩位一體……

2011年6月上海草，次年10月定稿

從頭開始

美麗是從頭開始，
前程是從腳下起步。

無怪一條街有這麼多的店舖，
美髮、養足，從頭到腳的關注；

無怪各行各家，來自南北西東，
拂去風塵，瀟灑此間的時尚風度——

謙謙禮數的儒雅，豪爽求真的威猛，
水兵帽上的飄帶，飄來海洋的勁風；

只爭朝夕的疾馳，顧養天年的閒步，
足下的前程，是闊步自信的從容；

雖然人富車多，路堵得車輪不動，
如因沙海的無奈，監測耐心的寒暑；

擇道三岔路口，同步希望的夢，
峰迴路轉，就有瓶頸突破的高速。

生活急流的奔騰，生命躍動的茁壯，
上海的頭部，「東方明珠」高矗雲空；

仰俯天地，芒鏢四射地光大上海的宏圖，
無須美容的美貌，上海高昂的頭顱！

不是你，是她美了你的地，頭上的天，
容光煥發，器宇軒昂，原生態的面目！

2012年10月15日外灘觀夜市燈火

寸土

寸土寸金，是莊稼地慘遭姦污所野生
那交易數位元所織高摩天樓的支柱；
寸土寸金，是掃地出門的農戶，
拒還抗爭，慘遭的毆打、殺戮……

地產的戰爭曾激烈都會的開埠，
冒險家起家，要靠軍警、黑幫做打手，
投機地產、外匯，黑心地開賭、販毒，
繁榮了哈同入侵黃浦江的英雄佔有！

寸金寸土，一人暴發萬骨枯，
寸金寸土，冤魂在此也擠於分寸的擁堵；
歷史不會重演，卻會相似地出現，
因果，有必然的偶然，偶然的必然。

前事之師，有人遺忘，有人戀念，
時空之間，百年也有一條瞻顧的直線；
反僕為主者的無恥，背叛百姓的售奸，
今天，痛心有強折積了的民怨……

此時，我也看見一個族群的拆遷，
不是難捨，頻頻回首舊日的家園；
雖去不遠，棚戶區也是申城逝去的噩夢，
廢墟上的寸土，新的秩序點燃了它的光焰……

2011年6月上海草，次年10月定稿

無憂之憂

美夢不再留予不夜城所不夜的燈紅，
江海關的鐘聲，也難敲醒醉飽的夢。

無憂之日，不愁衣食也有飽暖之憂，

日高三丈，又為打發這一天所愁苦。

秋爽，開車直奔十月的陽澄湖，
飯桌支在遊船，飄在水中悠悠。

水光，波影，水清，心清，
白雲飄在湖上，輕波輕風輕拂；

這陽澄湖，水養的蟹，蟹養的水，
生命的最佳基因，最佳的契合相融。

色若琥珀的黃酒，清香繞杯的酵母，
溫熱的甘甜，似從書卷撲來書香詩風；

不識大開蟹之公母，公蟹予以的口福，
蟹味已被湖光波影薰得醉人，也似酒。

無詩怡情，酒醉飯飽，長樂是知足，
江海關的鐘聲，聲聲催得暮煙愈濃。

過去見面，總問「吃過飯沒有？」
是我們國人受夠了飢餓之苦；

蟹宴的醉意未消，生活無盡的享有，
此刻急切的課目：晚飯好吃的有無？

不知這是擺脫了飢餓的幸福，
還是無憂之日，當有溫飽之憂？

2012年10月18日上海草，11月昆明定稿

作者簡介：

周良沛，中國當代著名詩人。1933年生，
江西永新人。十九歲起在《文藝報》、
《人民文學》等發表作品。1958年，
被錯劃「右派」勞改二十年。十年動亂
結束後，編寫十大卷《中國新詩庫》。
著有《丁玲傳》、《雲兆集》等作品。

三餐一宿外傳

靜遠

我們每天隨心所欲，來去自如，可能
從未想過，社會上有一群智障及肢體障礙，
兼且缺乏家庭支援的孩子，長期只能生
活在院舍中，過着刻板重複，遠離社區多
姿的生活。本文以這樣一個孩子的眼睛，
述說她卑微的人生故事。

——題記

我叫小喬，今年十歲，一直都聽說過：
我有一些爸爸爭相把孩子送到遙遠的地
方入讀寄宿學校，在那些學校唸過書的，
通常都有機會進入很好的大學，所以，
這些爸爸與孩子都以進入這些學校為榮。

我的爸爸也希望早點兒把我送進寄宿
學校去，因為他們需要早出晚歸工作，
而且覺得過團體生活可讓我學習獨立，
這城裡一些寄宿的地方也說可以幫助
爸爸媽媽紓緩壓力。因此，我六歲的時
候，爸爸便商量把我送進來。從此，我
便不能天天見到他們，獨個兒與一群
跟我一樣不能走路，也認不得路的孩子
一起生活。

我還記得那天，爸爸把我送來寄宿學
校，帶着大大的紅白藍膠袋，裡面盛滿
寫上了我的衣服和鞋襪；臨行，他們
再三回頭看我，我知道他們捨不得我。

以後，我身上每件東西與物件都寫上
名字，我吃飯飲水，睡覺的床枕全都貼
上了名字，大人們恐怕調錯了我的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在家中，妹妹與弟弟的
東西從來都不用寫上名字的，我不喜
歡寫着名字的東西，因為這樣我覺
得自己只是一大群孩子中間的一個。

在宿舍，所有小朋友都要有規律地生
活，在同一時間做同樣的事情，每天一
模一樣，這樣我會很容易記得，但每
天都如是亦令我納悶。在宿舍裡，我
學會了等候，做所有事情都需要排隊，
起床要等候，漱洗要等候，吃飯要等
候，上廁所要等候，有些會很沉默。他
們的說話與方法不一樣，這讓我覺得
好像是巴士上的乘客，每站都有人上
車下車。有時我不耐煩，便大哭起
來，揮着大汗的大人在我們的面前來
來回回，搬搬這孩子，抬抬那孩子，
一邊哄着我們，忙不過來。我覺得很
稀奇，小朋友老是等，而大人們老是
忙得透不過氣來。

通常，電視早晚都播放着我不能完
全明白的東西，那聲比我大的軒軒卻
從早到晚盯着電視也很滿意，我想：
或許將來我與電視都會成為好朋友，
但絕對不是現在。漸漸，沉悶的時
候，我開始覺得嚼手指很安慰，濕
漉漉滑滑的感覺很好玩，所以手不離
口。

有時，我會喜歡宿舍有很多跟我一
樣的小朋友，因為他們與我有說有笑；
但有時，

我更想念家中的弟弟和爸爸，因為在
家中，我可以撒嬌，餓了可以吃，渴
了可以飲，倦了可以睡，悶了可以玩，
哭了爸爸馬上哄，笑了爸爸馬上樂；
在家中，每天做的事情都可隨心，
爸爸媽媽都明白我，讓我覺得自己
很重要。

住在宿舍裡，我不用常常乘車，大人
都說方便；每天早上，人們只要把我
從宿舍推到另一邊的課室上課；下午，
又將我從課室推回宿舍便行；早午晚
都在同一個地方吃飯，有時我已分不
出是早上還是晚上了，因為到處都亮
着白刺刺的燈，穿着相同制服的人們。
所有小朋友都在同一時間做同樣的
事情，每天都是一模一樣的次序，漸
漸，昨天，今天，明天，今年，明年
都是一樣的了。老師也說：教我們認
識時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宿舍是一個又一個的房間，雖然大人
們會在上面張貼了相片或圖畫，但是
這樣的東西多了起來的話，每個地方
看來都相像。我真掛念乘車可以看見
街道，看見陽光，看見高高矮矮的房
子，看見熙來攘往的行人，回家時在
樓下每天遇到不同的嬸嬸叔叔與樓下
管理處的伯伯，不像老穿着制服的學
校大人，他們都穿着不同顏色與樣式
的衣服，那教我很新奇。因為很少出
外，奇怪地，這些街道的樣子，漸漸
對我陌生起來，乘車子的時候，我
竟然開始覺得有點暈眩。偶然到街
上的時候，許多人總因為我太興奮的
樣子而投下奇怪的目光。

許多時，老師們會用心教導我們學
習認識什麼「我的家庭」，「公園」，
「超級市場」，「文化中心」，「幫助
我們的人」，「季節」，「中國文化」
等等玩意兒，他們在大屏幕上向我們
展示許多不同的東西，我都感到很新
奇，因為許多地方從來沒到過，許多
人從來沒見過，所以很難記牢。有一
次，鄰座沒有媽媽的小敏問我：「爸
爸媽媽是不是一種可以吃的水果？」
我沒有取笑小敏，因為，我也曾悄悄
地問她：「警察是什麼樣子的？在學
校以外的地方，我只認識有一個叔叔
叫「醫生」。」大人們可能不察覺，
我們只認識一種人，他們的名字叫「
職員」；我們也只認識一個地方，它
的名字叫「宿舍」。外面的世界，總
是聽來這麼近，可又那麼遠，只有在
電視上才看到。

還有一件事情，今天讓我很不安。鄰
房的一位大姊姊要走了，聽說要去成
人宿舍，大人推着我的輪椅路過時，
我聽到大姊姊的媽媽這樣說：「那兒
兒，在山上，空氣清新！」又嘆氣說：
「我年紀大了，滿身骨頭都是毛病，
不能親自照顧她了。」

我的輪椅越走越遠，站在學校大門
口的大姊姊與媽媽的身影漸漸變小，
旁邊那看來面熟的大紅白藍膠袋卻
在我眼裡逐漸擴大；我開始流起淚
來，大人們安慰我說：「不要太記掛
大姊姊，將來你也會到那山上，與她
一起生活呢。」

我記起爸爸也曾說過大姊姊的媽
媽所說的一番話，我越發傷心，淚
流滿臉，因為，那紅白藍膠袋，教
我想起，下一站將往何處，與何人
住，所遇何事，作息時序，仍由不
得我。

(作者為香港資深特殊教育工作者)

《遊園驚夢》為周萍、蔡漪給力

——評彈版《雷雨》評點

□黃維樑

這個學年在澳門大學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十一月系方舉辦的學術文化活動特別多，正是盛事連連的金秋。例如，七日有首位「駐校文學藝術家」王蒙的演講——《從莫言獲獎說起》，全場爆滿；十二日有蘇州評彈《雷雨》在香港、深圳、澳門八場高校演出中的壓軸好戲，同樣「虛撼」（粵語，也是全場爆滿之意）。我在蘇州的園林聽過評彈，在其他戲曲綜藝表演節目中也聽過，都是短篇。十二日，是第一次聽中篇……這齣評彈《雷雨》。我非顯曲的周郎，不能「評」點、「彈」讚評彈演員的高下。我只能說，五位名演員盛小雲、徐惠新、吳靜、吳偉東、許芸芸不虛傳；他們的說、噱、彈、唱四藝，無懈可擊；其雅唱高入雲霄，其俗說聽來皆笑。

扮演周萍的徐惠新，一句「師奶殺手」港、澳的觀眾為之莞爾，另一句「非誠勿擾」，內地觀眾為之解頤。李漁論戲曲的賓白科誦，強調要能做到「雅俗同歡，智慧共賞」；「科誦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睡時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當晚滿座全神貫注，睡魔被驅在場外。聽眾之能夠欣賞，還與《雷雨》評彈的精準字幕配合有關。一個多小時的吳儀軟語，我因「看」而能「聽」懂，甚至能感覺聲調變化之美，由是投入劇情。

用近二小時的時間，是不能表現曹禺《雷雨》原著的全部劇情的。這個評彈版，清楚交代了是「改編」。誠然是改編，評彈版突出了周萍、蔡漪、四鳳的三角情慾關係，尤其是前二者；也因此周、蔡的戲份最重，演出時二人分由二位演員先後擔綱。其他角色周樸園、侍萍、周冲、魯大海、魯貴的戲份都大大減輕了。十二日晚，王蒙也在場觀賞。他讀、觀過話劇《雷雨》多遍，認為全劇最具有人文精神的是周冲，侍萍則像一個聖者（據一九九八年發表的王蒙《永遠的〈雷雨〉》一文）。在評彈版中，「人文」與「聖者」都褪色暗淡了。動情耀耀以至驚心奪魄的極致愛極致恨的蔡漪，以及極愛新而棄不了舊的周萍。

曹禺塑造了熱情、強悍的蔡漪，且說她「自然是值得讚美的」。我不能苟同地讚美她。如果蔡漪光明正大地爭取、捍衛她的愛，而這其間更增益了相當的大我情懷；那麼，她是值得讚美的。無奈她的愛慾有輩分上的亂倫性質，又缺乏時代精神、社會意義，哪有值得讚美之處？評彈版《雷雨》沒有在夾敘夾議中讚美她，倒是對周萍、蔡漪的愛慾關係作了深化處理。《雷雨》的一個衝突，是周萍離棄蔡漪，而蔡漪死死抓住周萍不放。蔡漪因為丈夫周樸園的冷待，「安安靜靜地等死」，偏偏周萍把她「救活了」；但現在周萍卻不理她，要離開她。蔡漪死、活、將死，其死死活活，在我的理解中，與性大有關係。評彈版對原著的詮釋，與我同一路數。

朱棟霖是研究戲曲、話劇的著名學者，是評彈版《雷雨》的文學顧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在澳大中文系題為《風雅江南琵琶情》的演講中，介紹了評彈版及其背景。他主持了「改編」，加強了蘇州評彈極為拿手的角色內心刻畫；有些唱詞如蔡漪幽怨的「冷被半床獨自眠」等句，更直接出自他的手筆。周、蔡相戀的背景，原著並無具體交代。評彈版增加了，使得其「亂倫」關係的形成，一如亞里士多德和李漁所要求的，合情合理起來。

評彈版中，周樸園與蔡漪獲邀觀賞昆曲《遊園驚夢》，周樸園因事不能出席，由公子陪伴夫人赴會。「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戲中的男女愛情之會，令兩個觀眾動了心、興了情、起了慾念，二人的賞心樂事於是發生在周樸園的家院。這是中外文學作品中常有的「讀者反應」現象。湯顯祖的《牡丹亭》不用贅述。意大利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保羅和法蘭契絲卡所以有不倫之戀，熱烈的導火線是二人一起閱讀情愛故事；今人施叔青《一夜遊》中雷貝嘉與伊恩的情慾，乃因二人同看熾熱瘋狂的愛情電影《愛得烈》(Adele)而促成。朱棟霖是曹禺專家，發表過《曹禺與西方戲劇》一文，顯然對西方戲劇也深有認識。他主持《雷雨》的改編，加插了上述的情節，不論有沒有受過前人作品的啟發，是深得情理的，且填補了原著一個小而重要的空間。

我一向認為蔡漪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有很大的情慾因素。評彈版在敘述周、蔡因觀看《遊園驚夢》而成其好事時，「打諢」地用「這裡刪了二百五十字」作交代（賈平凹的《廢都》曾用此交代方式）。我想，如果評彈版不自律、不自刪（或者插科打諢地說「不自宮」），劇情發展下去，就要相當地「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了。

蔡漪不值得讚美。錢鍾書筆下《紀念》的愛情、白先勇筆下《遊園驚夢》的錢夫人，都有婚外情，但性愛之後的女方，其思想與行為，都能「克己復禮」，與蔡漪迥然而異。王蒙在《永遠》一文中，說《雷雨》中的女性被欺侮，被「始亂終棄」，而令很多讀者生同情之心；我卻不怎樣站在蔡漪這一邊。

稿例

逢星期日出版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 tk1902617@hotmail.com

